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中国
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
文库

宋代韩学研究

杨国安 著

A LIBRARY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S
I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宋代韩学研究

杨国安 著
导师 陈尚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代韩学研究/杨国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5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ISBN 7-5004-5637-9

I. 宋… II. 杨… III. ①韩愈 (768~824) - 人物研究
韩愈 (768~824) - 文学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6945 号

责任编辑 汪民安
特约编辑 符佳
责任校对 杨翠英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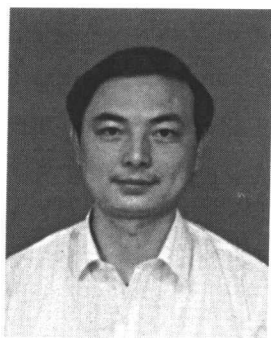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2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杨国安 男 1964年10月出生，河南省郑县人。1988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9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副院长。主要从事唐宋文史方面的研究。完成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项目一项，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一项。主编、合编著作多种，在《新宋学》、《古籍整理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等重要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

内 容 提 要

韩愈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对韩愈儒道的研判、诗文的接受，进而及于其生平的考证、文集的整理等，在宋代就已形成了一个远非所谓“五百家注”所能含括的体系，出现了一批能够代表整个时代相关学科研究水平的著作。本书以唐宋社会、文化的转型和宋代文化的全面高涨为背景，全面总结了宋代韩学在义理探寻、诗文接受、生平考证、校勘注释等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具体而生动地揭示了韩学发展与宋代思想、文化、学术、文学等多个领域复杂的互动关系。全书虽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出现，但视野开阔，格局宏大，将传统的文史研究方法与现代学术理念融为一体，对学术史类著作的写作进行了有益的开拓。全书将微观与宏观、事实与意义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以扎实的文献功底为依托，对相关材料的使用颇为充分，而且善于从纷繁的现象中理出头绪，发现问题，敏锐地把握、洞察一些宏观的动向和潮流。全书立论鲜明而稳健，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都能够以客观、求是的态度予以讨论，显示了良好的学术风范。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铁映

副 主 任：汝 信 江 蓝 生 陈佳贵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洛林 王家福 王缉思

冯广裕 任继愈 江蓝生

汝 信 刘庆柱 刘树成

李茂生 李铁映 杨 义

何秉孟 邹东涛 余永定

沈家煊 张树相 陈佳贵

陈祖武 武 寅 郝时远

信春鹰 黄宝生 黄浩涛

总 编 辑：李茂生

学术秘书：冯广裕

总 序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已持续了12年。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很有意义。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支持文库的出版。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 21 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过去 12 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

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在 21 世纪，人类所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仍然是两大制度问题：这两大制度的前途、命运如何？资本主义会如何变化？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发展？中国学者无论是研究资本主义，还是研究社会主义，最终总是要落脚到解决中国的现实与未来问题。我看中国的未来就是如何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只要能长期稳定，就能长期发展；只要能长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能实现。

什么是 21 世纪的重大理论问题？我看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我们的理论是为中国的发展服务的，决不是相反。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我们能否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不发展的、僵化的东西都是坚持不住的，也不可能坚持住。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随着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不断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包揽一切答案。它所提供的给我们的，更多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是立场，是方法。我们必须学会运用科学的

世界观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年轻的社会科学博士们要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在这方面多出精品力作。我们将优先出版这种成果。

李锐性

2001年8月8日于北戴河

序

陈尚君

在我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杨国安博士是年龄相对稍长的一位。他在1985年于河南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后，被推荐为全国第一批免试的研究生，师从著名文史学家高文教授，于1988年获得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在硕士时期主要研究韩孟诗派，是国内较早开始此项研究的学者。但在留校任教后，由于教务繁重，一段时期没有再继续原先的研究计划，只是曾先后将硕士期间完成的一些论文整理发表。在1999年进入复旦从我攻读博士研究生时，他已经在河南大学任教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也很为没有继续硕士期间的研究而感到遗憾。在与我商量博士论文以前，他将以前发表的几篇有关韩孟诗派的论文给我看。我仔细阅读后，觉得他读书细致，有很好的理论和艺术素养，对韩孟诗文的解析细密，分析不流于表面，是具备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潜质的。由于十多年来国内唐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他原有的研究已经为国内外许多学者所超越，再在原有格局下作博士论文，以他的能力，也可以完成，但就学术开拓意义来说，不免就要逊色一些了。我建议他转而作韩愈研究的学术史研究，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唐代文学家在宋以后的影响，除了杜甫，大约要推韩愈最为重要了。虽然现在的文学

史著作似乎更推重李白或白居易的诗歌，但文学成就高是一回事，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并在一段时期成为研究热点，又是另外一回事。宋人注唐集，号称有千家注杜，其次就是五百家注韩柳，就能说明这一取向。国安以前在韩孟诗派研究中花过较大的气力，了解此一选题的意义，也给自己确定了较高的学术目标，即完全从基本文献的梳理开始做起，以微观考据与宏观观照的方法相结合，事实梳理和义理阐发并重为基本理路，以期能够有更多的学术创获。

严格地说，本书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八十年代刚开放的时期，许多学者努力接受外来的新理论、新方法，不太注意传统的延续，也很少静下心来回顾以往的学术，甚至有些极端的学者认为要开创新学术就必须踢开旧传统，没有依傍地探索新路途。正是经历了一段曲折以后，许多学者冷静下来思考和回顾，越来越感到尊重学术传统和开拓学术新路并不矛盾，遵循学术规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无论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对此一课题作学术史的回顾，即说明前人研究已有那些成绩和见解，你的论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那些新的见解，并以此来作为鉴定论著学术质量的基本尺度。九十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成为文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许多重要作家和著作的研究史，都已经出了专书，也有不少成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很多作文学学术史的选题，喜欢用接受史的名义，其实并不太准确。学术史论文写作，有其较方便的一面，即确定选题以后，比较容易拉出一条线索，并在各个环节中展开叙述。不少学术史论著叙述介绍占了大部分篇幅，其完成形式很像是介绍历代学术动向的综述文字，如果作者在识见方面再欠缺一些，就更是成为罗列表象的拼盘了。国安在论文进行之初，也时时感到这方面的困惑，在反覆权衡得失后，他作了两方面的调整。一是将研究时段限定在有宋一代。我们最初的设想是作韩愈研究史，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国安与我谈过一次，认为

通代的研究，所涉过程太长，论述不免各处点到，过于粗线条，容易流于一般，他倾向于改为专门研究宋一代的韩愈研究史，以便可以在有限的时间段内作尽可能深入细致的论述。二是在做法上，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论列，能够揭示韩学发展的过程，揭示学术风气转变与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写作也相对容易展开，缺点是重点不易突出，许多热点问题的叙述，不免割裂复沓；二是按照主要研究领域来展开论述，长处是重点突出，条例清楚，不足处他也有所顾及。在权衡得失后，他选择了以板块结构为主，以时间顺序为辅的方式。对此，我深表赞同。最后完成的论文分为七章，其实主要谈四方面问题，即一是动态地考察宋代儒学演进过程中，韩愈作为儒学倡导者和继承者，其地位发生的具体变化；二是宋人关于韩愈生平事迹的研究；三是宋人对韩集的校勘、注释和研究成绩；四是宋人对韩愈诗文的接受和研究评价。可以说，宋代韩学研究的大端问题，都包含在其间了。

国安本书的突出优点，是视野较为开阔，能够将个别、具体的研究对象，放在唐宋时期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和宋代文化全面繁荣的基础之上来加以考察，揭示宋代的韩愈研究与整个宋代社会、文化、学术、文学发展的互动关系，表现了很强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能力。在此，我想顺便介绍去年出版的刘真伦教授的《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可以认为，刘著与本书是新世纪研究宋代韩学的两本有分量的专著。我感到特别幸运的是，有机会在出版前与两位作者有较多的接触，并为之推荐介绍。我见到刘真伦教授是2000年在武汉召开的唐代文学年会上，他研究唐代赵德《昌黎文录》的论文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后来了解到他研究韩愈文集宋元版本的一系列成果，立即向唐研究基金会推荐资助出版。因为这一缘故，我有机会较早看到刘先生的杰出研究，并介绍国安在论文写作期间向刘先生多多请益。两部著作的研究对象

相近，部分内容有所交迭，但确是在不同学术目标下各自独立研究的结果。刘著主要探讨宋元时期流传的各本韩愈文集的面貌，于各集的结集、刊刻、存佚以及已佚各本的书志特征，网罗各方面的蛛丝马迹以探寻其真相。其学术意义在于对宋元时期韩愈作品流传情况的努力复原，非常难能可贵。国安的本书着眼点则更开阔一些，除了对文本的勾勒、梳理、对比、分析外，更侧重于宋人在韩愈研究方面主要建树的讨论，着力于分析韩愈儒学复古思想在宋一代的动态命运，讨论宋代诗文作者如何向韩愈学习，又学到了什么。国安善于从纷繁的现象中理出头绪，发现问题，不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而用力追究现象背后的深层义蕴。他把对事实的清理和义理的寻绎看作同样重要的工作，并把对事实的清理作为自己发现问题、追寻意义的基础，两者也结合得很紧。比如对宋代韩集校勘的梳理，特别是对《韩集举正》与《韩文考异》所做工作的描述、对比、评价等，国安不满足于仅仅介绍其文本面貌和编次特点，更关注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时代文化动向的发掘。当前不少的学术史类研究著作，仅把基本事实的清理当作主要工作，研究者和研究著作的介绍占了很大比重，即使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也多浅尝辄止，相比之下，本书的优点是很明显的。

本书的另一个优点，是全面地占有材料，细致地分析材料，并在相关文献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再展开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就韩愈的研究资料来说，吴文治先生编的《韩愈资料汇编》，收录唐宋以降韩愈资料非常丰富，宋代韩学研究的基本资料并不难找。如要作一般的叙述，依靠常见的材料加以拼接铺排，也能初具规模。国安当然不满足于此。他比较全面地阅读了宋一代的基本文献，认真地重新作了一遍韩愈资料的网罗和鉴别工作，有不少重要的发现和补充。同时，凡讨论一问题，总是尽量搜集全部的相关材料和意见，进行比较、联系、分析、评价，力求做到言

必有据。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所下论断都能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也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前人疑惑的问题。本书第三章《宋人对韩愈生平事迹研究举要》的各节，都体现了这些细心寻绎的成绩。比方《与大颠三书》的真伪问题，宋人已经争执的不亦乐乎，有关记载也很多。国安在全面搜寻和排比文献后，对宋代各家之说，作了全面介绍，同时，也对韩愈在潮州的行迹及与大颠交往的真相、禅籍所记二人交往过程的依托痕迹、与大颠三书的问世始末以及宋人的讨论，都作了评述。有些虽属细节，如此三书在方崧卿著作中到底保存在哪个部分，四库馆臣就曾经感到疑惑，国安把《直斋书录解题》中对南安军韩文的著录和《韩文考异》在《外集》、《与大颠三书》两处题下的注对照，揭出《与大颠三书》在方著中是收录在附录五卷中的。这些事实或细节的辨证，书中还有不少。

本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凡有征引，尽可能地使用较为可靠的文本。在评述宋人的研究，引用清代以后学者，以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见解时，无论赞同与否，评价高低如何，都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不逞意气之争，不用语气强烈的褒贬之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乾嘉正统学派的学术方法时，特别推重学术讨论“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敦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的学术原则。国安在本书的论述中，体现了这一态度。他在较为扎实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看法，其中有一些意见和不少国内名家的意见有所不同，如对《韩集举正》和《韩文考异》的评价，与莫砺锋教授《朱熹〈韩文考异〉研究》的看法不同，对赵德《文录》的看法，也与刘真伦《吕黎文录辑校》的意见相左，对韩愈得孟简书信及复书的日期，与张清华《韩学研究》的结论有异，如此等等，他都能本着学术讨论各抒己见的态度，客观地表述自己的看法，没有刻意地进行渲染，或武断地指摘前贤。

应该说，本书与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在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方面，都达到了非常充分的程度，远远超越了前人的已有研究。但由于他们都没有到国外研究的经历，仍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漏用。在此仅举今年上半年我在香港访问期间无意中见韩愈文集资料的一个例子。宋代方崧卿的《韩集举正》，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据编修朱筠提供的家藏淳熙十六年刻本收入。这个宋本后归徐梧生，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有著录。这个宋本下落如何，两位研究者都没有找到线索，在他们的著作中，只能依靠《四库全书》本来加以研究。按此本今存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平成十四年（2002）已经由日本古典研究会收入《古典研究会丛书·汉籍之部》第三十九卷影印出版。此本第一册封面有木印记云：“乾隆三十八年□月，翰林院编修朱筠交出家藏《韩集举正》一部，计书十本。”可信就是《四库》所据的底本。宋本与《四库》本的文字差异，佐藤保教授为影印本所作解题，已经附有较详细的校勘记。应该说，国安在没有见到宋本的情况下，对其本的面貌已经尽力作了考察，如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四库》本《韩集举正》知道宋本应有方崧卿本人的跋，通行的文渊阁本则没有，据此跋可以确定方崧卿编著该书在淳熙十六年（1189）。此跋今见宋本卷十之末，可知其判断不误。我因知道刘、杨二位都研究方书而未见此本，因此得以录副，希望以后方便时转交他们。由此而使我联想到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即是由于国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家图书馆或者研究机构，能够比较完整地收录海内外有关汉学研究的学术著作，乃至最近十来年的新著也没有完整的收藏单位，以致一般研究者只能依据国内公开出版物来从事研究，要了解国外最新的学术成果必须要到境外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史哲学者研究水平的提高，与许多大学努力争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相去甚远。上面所举例子，并不是二位的失误，而是研究条件限制了他

们的资料储备，这在国内学者中非常普遍，似乎一下子也难有解决的办法。

国安在三年博士生期间，已经获得副教授的职衔，但为能全身心地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努力追求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他完全推去在河南大学的教务，家务也全部托付于夫人，全力倾心于研究工作。以他的才分和刻苦，终于出色完成论文，答辩专家给予很高的评价。毕业回校工作后，又用了两年多时间作认真修改，现在这本《宋代韩学研究》终于可以公诸于世了，这是值得祝贺的。同时，我也想借此告诉国安，在这本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你对学术的感悟和理解，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论文显示出的学术上的成熟老练，非常不容易。相信任何读过本书的学者，都会承认你的研究能力。希望你以此为新的起点，开拓新的学术空间，作出更突出的成绩。回到学校，课务繁重，加上又担任了一些行政职务，不能像先前那样地从容专注，会有一些影响，但只要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学术状态，始终不要轻言放弃，我相信你会有新的更为丰硕的建树。

2005年10月21日于上海武川路寓所